

局外

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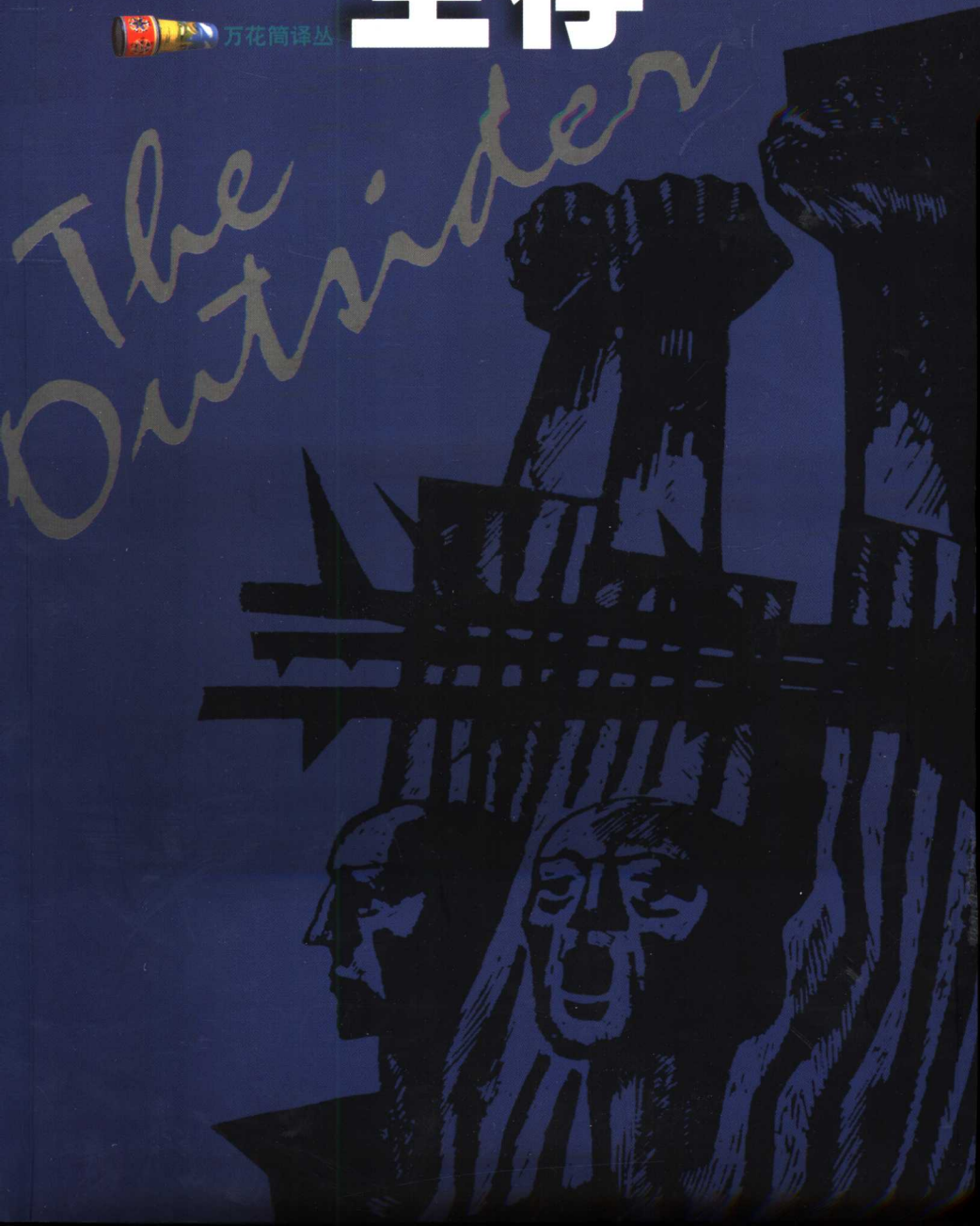
万花筒译丛



译林出版社

[英国] 科林·威尔逊 著

吕俊 侯向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局外生存 / (英) 威尔逊 (Willson, C.) 著; 吕俊, 侯向群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3

(万花筒译丛)

书名原文: The Outsider

ISBN 7-80657-004-7

I. 局… II. ①威… ②吕… ③侯… III. ①个人-关系 社会
②人间关系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152 号

Copyright © 1997 by Colin Wilso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ctor Gollancz Limited through th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68 号

书 名 局外生存
作 者 [英国] 科林·威尔逊
译 者 吕俊 侯向群
责任编辑 张平
原文出版 Indigo, London,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04-7/1·005
定 价 15.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万花筒”译丛

周 宪

大千世界，精彩纷呈。“万花筒”三字，虽难以涵括，却也道出几分意思。

“万”者，数量之巨也，无穷无尽；“花”者，形形色色，各异其趣；“筒”者，乃观世界之视野。达·芬奇说得好：绘画是“教导人们学会看”。我想，“万花筒”译丛的初衷亦是如此。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早在1827年，歌德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后来，马克思进一步确证了世界的一体化，从世界市场的形成，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他有力论证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一主题在西方知识界近来非常热门。我们的地区生活和全球的联系再明显不过了。绿色和平运动的主题——“想着全球，从身边做起”——道出了全球化进程的真谛。1990年，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其走红一时的《后现代性条件》一书中指出，假如说1500年的世界还是一个巨大的星球的话，那么从马车速度到喷气机的速度，地球明显缩小了。他把这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描述为“时—空凝缩”。“凝缩”反映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缩短，但它却揭示了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变化，以致于我们不得不去（有时是以激进的方式）改变我们描绘世界的方式。正像“地球村”（麦克卢汉）这个时髦的说法所昭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种文化共存

的全球化时代。“老死不相往来”的前现代遗风一去不复返矣，互动共存，乃是现实世界之游戏规则。遥想当年，先辈“冷眼向洋看世界”，而今，世界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远处的事件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吉登斯）。全球化把整个世界凝结成一个整体。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万花筒”译丛的面世，不啻是把我们和世界连接起来的又一桥梁。

晚近欧盟(EU)正在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叫“万花筒计划”，旨在鼓励保留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和特色，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译林出版社巧思精构，策划这套“万花筒”译丛，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的践履，体现出敏锐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交流理性。古人云：知己知彼。颠倒一下陈述更是有趣：知彼知己。换言之，了解世界进而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庄子曰：河伯顺流东行至北海，方知四海之大。“万花筒”就是让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世界之广袤，文化之丰富，想法之复杂，成败之悬殊，未来之种种可能性。

我们不仅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更是面对一个媒介文化时代。或者说，全球化正是通过媒介化实现的。电子媒介和图像对传统的印刷文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有人提出了颇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数字化读物将取代传统的印刷书籍。如果真的没了书籍，这前景着实有点让人丧气。近闻美国召开了图书馆数字化的讨论会，对未来的预言着实让人在振奋中略带点儿不安。另外，晚近蔚为大观之文化研究，“视觉文化”风头正健，于是有人预言：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将取代以文字为本的印刷文化。这话听来也不免让人泄气，且疑窦丛生。“万花筒”译丛一些篇目的发行业绩已表明，书籍的生命力很是顽强，读书的乐趣历久不衰。从文字上理解世界，别有一番意蕴和乐趣，图像永远无法取文字而代之。于是我想，“万花筒”译丛不但推进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且进一步提高了我们读书的乐趣，因为它向我们敞开了一条逍遥于“好书

NAZ 410

之林”的幽径。在一个把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奉为圭臬的时代,在一个图书良莠混杂的时代,用有限时间来读好书,的确成为一个恼人的难题。我相信,精心遴选翻译的“万花筒”译丛,必是上乘精品,读来有所收获,有所心得。

是为序。

1999年盛夏序于古城金陵

认识自我 体验生命

——代译序

人人都有一个“自我”，但并非人人都能认识“自我”。人们往往自以为知道自己本来想要什么，曾做过什么，这实际是一个“古老的错觉”。认识“自我”是件最难的事，“每人距自己是最远者”（尼采）。小的时候就读过清顺治皇帝的一首诗，开头就是“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含眼蒙眛又是谁？”似乎在长大成人之后他就已“认识”了自我，其实也未必。后来他上了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以一种沉思默想的方式去完成自我认识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成了局外人。局外人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识自我。海德格尔把这种“自我”称作“此在”。这个“此在”指的就是人的存在，但不是作为与客体相对应的认识主体的人的存在，也不是指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意义的人的存在，而只是指作为在的意义的发问者和追究者的人的存在。这种在并不是现成已有的东西，没有实体性的意义，而只是一种可能性。此在可以追问自己的在，它不同于关于一般存在的本体论是对在者的意义作理论上的阐述，对此在的本体论论述是去追问此在的在本身，这就不仅包括了对其本身在的领会，也包括了一切其他在者的在的领会。可以说此在可以打开通向一切其他在者的在的门户。对其他一切在者的本体论都应以此在本体论的研究为基础。海德格尔认为在研究其他在者的在之前，首先必须追问和领悟这些在者

的在的此在。因此,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存在主义哲学成了众学科中的显学和当代西方的哲学基础。在古代西方哲学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所关心的是普遍的、抽象的“在”。到了克尔恺郭尔那里,“存在”才对个体性的主观性的“存在”加以强调,又由于后来的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努力,“此在”才成为哲学反思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把西方哲学划分为三个时期:古代哲学,如亚里士多德,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好奇”;近代哲学,如笛卡尔,体现了人类对“存在”的“怀疑”(我思故我在);现代哲学,主要指存在主义,体现了现代人对此在的“边缘”的“震惊”。这种发展是有其社会和历史背景的,也是有其科学发展基础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到资本垄断的历史转变。近代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一直对它自己的价值和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当时法律的地位很巩固,在政治、道德、哲学、宗教等领域中的原则已被人们所接受,人们自然可以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支配下,安于幻想。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使人们把资本主义当成当然的秩序和合乎人性的社会,他们相信自己的本性也是稳固不移的,而且感到自己和这种本性也是相适应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平静与暂时的适应。尼采很早就预见到了全面危机的到来,他说:“我们道路上的一切都是不可靠和危险的,而且还在支撑着我们的那片冰块已是那样的薄脆;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融解冰雪的温暖气息——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很快对任何人都将不能通行!”人们不久就面对着自由经营原则的消失,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垄断制度、金融资本、官僚机构和帝国主义的壮大。人们开始惶恐不安,怀疑甚至绝望,出现了西方盛行的“世纪末病”。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西方社会的危机感。在血火交融之中,人们对现在所抱的信心和对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毁灭了。人们胆战心惊地意识到: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就连他们本身也完全是绝望地挣扎在历史的洪流之

中,不知这个洪流要把他们带到哪里。20世纪的人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失去了对历史的信任,对社会感到陌生,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彷徨。原来奉若神明的理论也失去了可依赖性,形成了一种文化危机。人们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危机呢?首先就是生命哲学的兴起。生命哲学之兴起是为了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人文科学危机所寻找的一种哲学上的开脱,它是以唯意志论为基础的,其代表人物是狄尔泰。他认为哲学的问题根本上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人们只有通过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才能认识文化或历史,即生命的体验。他指出:“我们用来表达历史意义的一切公式,不过是我们自己生气勃勃的生活感情的反映而已,……从这些奢望表达历史意义的公式中,不可能得出任何的真理。”在他看来,生命就是实在东西的本身。自然界是哑巴,只有人的想像力才把生命的回光和隐秘的东西照到那里去。理解是生命之间的联络,它不是理性的机能,而是包括了心灵的全部感情力量。“对我们来说,自然界是某种外部的东西,而不是内在的东西,而社会则是我们的世界。”他认为只有以“体验”和“生命的充实”为根据的哲学才是能够调查当代社会本质的世界观。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柏格森把生命冲动既看成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又当做一种创造世界万物的宇宙意志。他用非理性的心理体验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形象构成的。形象有外在和内在之别,外在构成物质,内在构成精神,外在形象不过是内在形象的投影和主体的创造。所以,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区别只是主体内部的区别,即主体此时尚未注意到和已注意到,未知觉到和已知觉到的区别。同时,他还用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去解释自然进化和社会矛盾运动。认为世界一切都取决于主体的生命意志和欲望。这个主体既可作为个人的自我,也可作为主宰万物的“上帝”。所以,他的生命哲学旨在强调主体的创造作用,把自然和社会运动变化归于主体“实践”活动的产物,体验到生命冲动的个人,就是社会进步推动力。这种

理论对把现实只作消极接受的唯理主义哲学立场进行了扬弃,因为唯理主义哲学极力追求客观的、主体之外的真理标准,为了合理地把握世界,便把思维和存在分离开来,这就意味着给实际上出自主体的东西赋予了独立的意义,即产生了异化。而生命哲学是把自我意识作为能动的主体,并在总体性范畴的基础上使客体消融在主体之中,以克服唯理论的错误。从此,对于人的主体性研究以及人的解放问题就成了新的哲学热点。

而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正是抓住了异化这一点展开了研究。他们把异化现象作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中人的状况的出发点,同时也因把异化存在作为人类的终极状况而又陷入理论上的困境:一方面要求人们找回自我,通过对生存、死亡的反省,通过自由选择和批判的实践,达到人的“本真”存在或自由的存在(这是一种乐观的存在主义);另一方面,又宣布人的存在就是“通向死亡的存在”,即所谓“为死而在”,人的异化现象永远不能克服,彻底失败才是最普遍的生活真理(这当然又是悲观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认为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已不是本真的我,而是异化了的自我,产生这种异化的原因是我们在非本真的在的方式下生活,此在与他人共在,以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一个他人所替代,而这种他人不是作为有个性的、确定的作为此在的他人,不是抽象的人或人本身,也不是某些人或一切人的总和,而是某种中性的、平均化的、无人称的、不确定的“人”,海德格尔称之为“常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就是指在“常人”支配下的存在。我们的言论、行动都被置于这种平均化了的“公共意见”和“公众舆论”的监控之下,个人无需也不可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无需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动做出选择。这样,个人自然失去了自己的本真的在。另一方面,工业化的高度发达又更促进了人的异化的发展。现代人不能不永远重复进行同一种劳

动,这种劳动的进行使人成了一种机器的功能,人可以像机器零件一样被调换。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人类也正向着使一切都成为机器功能的道路前进。既然人成了工具,成了可以以数量来换算的物,他就丧失了自我,生活在一个总体大众的秩序之中了。

要跳出这种“总体大众的秩序”,就意味着要成为一个局外人。前面我们说过,局外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认识自己,但这绝非易事,这有认识方面的原因。尼采认为真实的自我往往隐藏在无意识之中,如以通常的认识方式,或借助语言,或求诸思维,不但不能达到“自我”,反而歪曲了“自我”。因为我们用来概括我们心理状态的语词多半是为某些极端状态所取的名称,并不能标示出我们大部分时间中所具有的、不可名状的非极端状态。然而正是这些状态织成了我们生命和命运之网。在如何达到认识自我的问题上,西方存在主义者的大师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他们有着不同的认识,也有着不同的方法。例如,雅斯贝尔斯认为,以自我封闭的方式去摆脱“总体大众的秩序”不是个好办法,他认为通往存在的最好途径是存在交往或精神交往,“单独的我只能沉浸于严密的封闭状态,只有同别人在一起在互相接近的运动中,我才能显露出来”,单个的人本身不能成为人,意识只有在同别的自我存在和别的意识的精神交往中才是真实的。当然,存在交往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交往,它是当人们作为自尊的、不可重复的个性坦诚相见时人们内在的自由选定的联系。个人不但能和他人可以有真正的联系与精神交往,同上帝或超验的境界也可能有真正的联系。存在交往是一种正面的手段,而尼采认为一些边缘状况,如死亡、苦难、斗争等也可以成为认识自我的手段,是一种反面手段。在尼采那里,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或者叫做“无”),所以人是自行选择自己前途的生物。人的存在就在于人超出了他的每一种现实状态范围(也叫超验)。现代人所需要的是“学习死亡”,通过对

死的恐惧把“自我”引向人本身,这时才能够发现存在并体味它的意义。

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不同的是萨特,他的自由选择带有更多的实践意志色彩。他认为人惟一的依赖就是不断超越的意识本身。人是赤条条的,没有依托,人的一切都必须靠自己。“精神是不愿成为任何东西的那种无限止的拒绝。凡是未固定的东西是不妨事的,已固定的东西则是死亡。”当今社会的问题不是个人或集团的命运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问题。存在主义就是要帮助人们在现在异化世界中重新获得自己,找回本真的“自我”。人类所要负的责任是他将成为什么人,即人的存在取决于人自己的决定。困境中的人之所以有希望通过自由选择来重新塑造自己,就是因为主体的人(或曰“自为”)不可能是它过去所是的或现在所是的,而一定可以是他可能是的和将来是的。萨特把意识这个自我解放的前提规定为否定、虚无化、拒绝、选择、设计和可能性等,而马尔库塞则把人的意识能动归结为幻想和空想。幻想作为一种从“生产率原则”支配下释放出来的心理力量,也是汲取解放力量的地方。这一点与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相近。

以上对存在主义一些问题的简单叙述对于一些哲学专业的读者来说似乎是太肤浅了,太简单了,但是对于非哲学专业的读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本书中的许多说法或术语,如果不事先有所了解,就会要么看不懂,要么会误解,而对论述的中心思想也会莫名其妙。它不是一部有情节的小说,可以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阅读(当然如果有各方面的知识准备就会更好)。如果要阅读这样一个充满哲学思辨、思想性十分强的作品,没有对该方面的初步知识是万万不可的。这也就是在译序之中我花了相当的功夫先把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先行讲述一个梗概的原因。

《局外生存》的作者科林·威尔逊是英国 50 年代年轻的思想家。他出版这本书时尚不满 25 岁。他出身寒微,没有读过多少

书,16岁就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做工。但艰苦的环境也不是件坏事,它一方面磨炼了他的意志,培养了坚韧的毅力,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更多和更直接的机会接触社会,接触人生,让他对社会和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这对他很年轻时就成为一名思想家有着至密的关系。《局外生存》一书是他多年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靠多年的笔记写成。他深受尼采、叔本华等大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对存在主义哲学有精辟的见解。他并不是全盘接受那些大师们的分析和观点,而在许多地方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他对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存在主义的看法都不完全接受。他认为“没有终极的成功或失败,生活就如一条河,其魅力就在于其永不停息的流动”。他对局外人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局外人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识自己”,而且指出“局外人的问题就是自由问题,他的终极肯定与终极否定的先入之见就是绝对自由与绝对束缚的先入之见”。他对一些哲学书中提出的一些晦涩难懂的术语做了十分清晰的描述。例如,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产生出潜在的意志力,充分发挥能动性?这对许多读者来说往往是意识不到也难以理解的。他提出了“圣·尼奥特边缘”这一术语。他在一次出差的路上遇到种种不便,心情十分压抑的情况下,当车经过圣·尼奥特小镇时,他捕捉到了这种潜意识中所隐藏的意志力,闪现的一念间,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种状态。他把他的学说称作“现象学存在主义”或“新存在主义”,这说明他的许多看法不同于已流行的一些大师们的看法。所以此书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可以说“一夜成名”,当时年仅24岁。他的书在短时间内就被译为14国文字。后来他在英国受到冷落,但一直坚持写作,先后共出书20余部,其中主要是与“局外人”思想有关的评论或小说,也常去美国等国进行学术讲演。

《局外生存》一书的写作手法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枯燥难懂,许多话让人听起来似是而非,而威尔逊的这本书把哲学思想和

艺术结合起来,他将巴比塞、陀思妥耶夫斯基、布莱克、叶芝、肖伯纳、托尔斯泰、劳伦斯、海明威等有关局外人问题的讨论加以分析和归纳,把他们笔下的主人公进行分类,然后分析他们的思路,再进而对作家本人的思想进行剖析,笔法灵活,分析透彻,论述有力,鞭辟入里。读他的作品,给人的感觉不是在读哲学,而是在整个人类思想的长河中徜徉。他把哲学从学者的书斋里搬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让我们对存在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由于译者本人知识所限,对原作理解不一定深刻,很可能会有误解之处,诚望读者能提出中肯的批评。

译 者

1998年5月30日于南京

绪 言

——写在《局外生存》出版 20 年之后

1954 年的圣诞节天气阴暗冰冷，我在伦敦南的布罗克雷的自己的房间中度过了这一天。我现在仍记得我当时吃的是番茄罐头和炸熏肉。我一个人留在伦敦，我的女友回家去过节了，而我没有钱回到莱斯特我的家乡，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以外，我同家里人的关系也很紧张。我的父亲认为我白白丢掉许多可以在办公室工作的好机会，并预言我将一事无成。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一直住在伦敦，在写一本名叫《黑暗中的仪式》的小说，是关于一个凶杀的故事，是根据“撕人魔”杰克这一事件写的。^①为了省钱，夏天我就睡在一个防水睡袋里，在汉普斯特德荒野过夜，白天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写作。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小说家安格斯·威尔逊，他是个温和善良、慷慨大方的人。他主动说要看看我的小说，如果他喜欢，要向他的出版商推荐。我恰巧在几周前已将书的第一部分用打字机打出来，他答应在圣诞节期间把它读完，所以我这时无事可做。我坐在床上，用鸭绒垫盖着脚，写着日记。我突然发现我与许多小说中我所喜爱的人物有许多性格方面的共性，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克尔尼科夫，里尔

^① “撕人魔”杰克，指 1888 年 8 月至 11 月间在伦敦东区至少有 7 名妓女被杀碎尸的恶性案件。凶手始终没有查明。——译者注

克的马尔特、劳里兹·布里奇,哈姆森《饥饿》中的年轻作家,他们都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与世隔绝。这并非是我的嗜好,我对家和家人都很依恋(我是典型的北回归线),总是在圣诞节时与他们见不到面。但是,内在的一种强制力迫使我进入这种隔绝状态。我开始在日记中写下这种感觉,希望能把这种感觉深入研究下去。后来,我突然发现我是在写一本书。我把日记翻到最后,在这一页的上面写道:“为一本名曰《局外人文学》作注释。”(就是我现在手中拿着的这本日记)在接下来的两页里,我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十分完整的提纲,以便今后写出来。我那天夜里睡觉时有一种深刻的内心满足。在我看来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令人满意的圣诞节。

两天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刚一恢复正常开门,我便骑自行车在上午九点钟来到那里,立刻就着手写书。在路上时,我想起了我读过的一本书,小说中一个人整天趴在旅馆墙上的小洞上偷看邻屋的人每天都在干些什么。我后来想起那正是巴比塞第一部成功的作品,这位小说家后来因写《炮火》这样一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而闻名世界。我到博物馆后,在目录里找到了这部小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一页一页地认真读这本小说。在一张纸上,我写下了那本书上的一段话:“在车厢外面,在电车的顶上,坐着一个姑娘。她那微微撩起的连衣裙被吹得鼓胀起来,但是交通阻塞把我们隔开……”在下午剩余的时间里,我就完成了《局外生存》一书的前4页。

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开头,我现在感到挺有意思,一个男人希望从下向上望女孩子的连衣裙,结果由于交通阻塞让他垂头丧气。因为尽管在巴比塞这本书里基本上没有性的描写,但其背后总是有这样一种主要的力量在起作用。我十分清楚地理解巴比塞主人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描写的是如何同一个妓女上床,完成一系列的平庸的交媾程序,就会感到他似乎从一个高度上跌落下来。

这也是我十几岁时曾有过的一种主要的令人困扰的情绪：实际上从裙子下面看一个女人的腿，可以使人感到她非常诱人，引人遐思，撩人心弦，值得追她一直到天涯海角。然而，性交行为却不能对这种欲望提供全部的满足。一旦他同这位姑娘上了床，所有的景象就都已改变了……

这就是我那本《黑暗中的仪式》一书中的主题。同巴比塞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我那本书的主人公杰拉德·索尔姆发现他处于性刺激的环境包围之中。伦敦地铁里的广告画的是女孩子穿着内衣，更让他感到丧气，“就像把火柴往浸了汽油的布上擦一样”。在小说中还有他引诱中年的捷霍瓦的证人（一半是因为要战胜她那种宗教顾虑而更富有刺激性）以及她十几岁的侄女，但他那种最基本的性欲仍然得不到满足。其中一场特别有意义。索尔姆和夏洛琳（那个侄女）整个一个下午都泡在床上，同她做爱不下六七次，似乎那种性的妄想对他已失去了控制。后来他走到门口（那是一间地下室）去取牛奶，正好有一个姑娘从路上经过，他瞥见那个姑娘的裙子里面，这时有一种要勃起的感觉……

我并无意在这里强调男性性欲的强烈，尽管它实际上比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强得多，这就是所谓的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此种感觉在儿童时期我常有。如果我白天去海边玩，马车驶过河流或从湖边经过，一种十分奇怪的深切的对水的渴望，但这又当然不是由喝水或在水中游泳可以得到满足的，因此这也是C.S.刘易斯曾说过的他曾多么为秋天这一念头而震撼——那黄叶，那花园篝火的烟味，以及那草的湿湿的气味……索尔姆对性也有这种模糊的想法，那是一种绝对得不到的东西，床上所发生的事只是信任的把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从他的新交奥斯丁·纳恩那儿体验了某种抽象的慰藉式的交往，因为当时他怀疑她是伦敦东区的那个性杀手。在他看来，这可能是取得性活动真谛的有效手段：当一个姑娘引起了她强烈的性欲而脱下她的衣服强占她时，可他万万没有

想到这并不是纳恩的意图；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她是个同性恋者，然而他自己的性强迫意念却蒙蔽了他，让他没有看出这其中的含义。

这个主题在《局外生存》的前面几页中被反复地强调了，巴比塞的主人公在墙上的小洞中窥看隔壁的姑娘脱衣服，但他想要在头脑中去再现这一景象时，那只是一幅苍白的图画。“这些词汇毫无生气，它们根本就没有触及到……原来的那种强烈感。”后来当有人谈到性杀手又害死一个小姑娘时，他又凑到餐桌上去听，桌上所有的人都以一种病态的兴趣在听，甚至还有一个带着小孩的年轻母亲。但他们却又努力装出不太在意的样子。当然，这种讽刺性就在于巴比塞并不能十分清楚地将其意思讲出来。事实上，如果他看到邻屋的一个女孩子在脱衣服，他很可能去进行手淫，而且他还会让读者相信那是一种精神美的体验。叙述者即使实话实说，也会掩饰个中隐情。

在《黑暗中的仪式》一书中，这种对性的真谛的难以把握成了我们对任何重要事物的实质都难以把握的象征——如对秋天，对于水……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人类之间最基本的区别。一些人对他所拥有的一切心满意足；他们吃喝，让他们的妻子受孕，对生活的一切来者不拒；而有些人却总不忘记他们受到了欺骗，生活用性、美和成功的真谛来引诱他们，让他们去为其奋争，而它总是用假币付给他们。在小说中，纳恩——这个典型的物化了的人物——在追逐他的鬼火，而且十分无情地追逐着。画家奥利弗·格拉斯普迷恋于一个10岁的女模特，而对于真正的做爱又十分恐惧。他把他的欲望在堕落的浪漫画中理想化了。索尔姆是个理智型的局外人，也或多或少地肆意追求他的欲望，但是他那本来善良的本性使得他没有造成痛苦……

就在1954年的圣诞节前不久，我在泰晤士河大堤上向我最老的，也是最密切的朋友比尔·霍普金斯解释我小说的思想。我说索